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九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哲宗元豐八年 乙丑

五月庚戌左僕射王珪卒

珪自熙寧九年十月拜相至是年五月以金紫
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岐國公薨
于位相神宗九年相哲宗纔兩月 初元豐五
年哲宗封延安郡王七年神宗宴百官于集英
殿哲宗初侍立于朝天表粹温進止中度宰臣
王珪稱賀神宗曰皇家慶事與卿等同之令皇

子與珪等相見珪等再拜稱謝八年春神宗寢疾彌留二月癸未王珪奏言去冬嘗奉聖訓皇太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閣願早建東宮又奏請皇太后權聽政神宗首肯越明日三月甲午朔皇太后垂簾於福寧殿是日立哲宗爲皇太子戊戌神宗崩奉遺制卽帝位五月庚戌王珪卒事畧初贈太尉謚文恭墓碑賜懿文爲額上輟視朝五日禮部言當舉哀成服詔以大行在殯罷之珪自輔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守成而已時號爲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

上可否訖又云領聖旨旣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故也長編六月丁卯賜故左僕射王珪壽昌坊官第遺表恩澤十人詔給事中陸佃監護葬事葬並依韓琦例

戊午蔡確左僕射自通議大夫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除兼門下侍郎

韓縝右僕射自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除兼中書侍郎

確左僕射制曰嗣先人宅丕后思康濟于艱難位冢

宰正百工盍瞻圖于耆舊疇咨碩輔擢冠上台具官蔡確

敏識造微訐謨經遠任重不撓凜凜棟梁之材含章

于中渾渾廊廟之器蚤周旋於要路多啟迪於嘉猷

遂膺夢卜之求更處丞疑之重佑我烈考時維弼諧肆予冲人實在顧託定策社稷收寧邦家永言訪落之初是謂持盈之際矧衆言之師錫抑天意之賚予若舟楫之濟巨川若股肱之成一體茲惟哲乂屬在倚毗於戲后德惟臣不德惟臣予方祈於訓告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衆有賴於儀刑尚率勵乎前修共圖安於洪業克相朕志永孚于休

鎮右僕射制曰訪予落止以陟降厥家秉心宣猷以考慎其相睦言舊德乂執事樞遺予冲人繫我昭考

登延宰席播告治朝具官韓縝天資剛明世載忠諒服勤

小大之務居有中外之勞被遇先朝周旋近列遂參圖於宥密彌叶贊於謀謨蹇蹇王臣之風巖巖師尹之望遭家不造降割自天永惟憑几之辰實奉綴衣之訓定策社稷書勳旂常鞏固泰山之安扶維神器之重進疇異數擢秉大鈞以師長於百工以弼諧於一德顧茲毗倚屬在老成於戲繼序不忘無疆惟恤若康王之率大卞而高宗之求多聞匪予耆明孰克勸相宜旁招於俊乂共宏濟於艱難底于康功綏我緒業

是月庚申左僕射蔡確爲山陵使元祐元年正

月確提舉修神宗實錄續拜守右僕射殿中侍御史黃履言續不堪大用乞罷之不報十二月以祔廟息確續並除正議大夫

同日章惇知樞密院事

自通議大夫門下侍郎除

司馬光守門下侍郎

自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新知陳州除

光門下侍郎制曰國家董正治官循名責實以三省預聞政事而出納王命肯維東臺非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疆毅有守詳明不撓者豈足以任此具官司馬光方重敦實有德有言貫穿千古著為新書雖乃身在外而乃心無不在王室聞望之隆師言惟穆非止政

有粧裨得以塗歸是惟朝夕納誨以輔不逮亦所以彰先帝知人之明往惟欽哉無或敦避

光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初公患歷代史繁蕪學者不能綜况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祕閣以其素所覽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官凡十九年而成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神宗尤重其書以為

賢於荀悅親為製序錫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書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盖有意復

用公也

丁未錄

元豐八年四月以太中大夫知陳

州是月戊午召爲門下侍郎先是三月丁酉神宗崩司馬光赴闕臨衛士見光俱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百人聚觀之光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光問所當先者光言宜下詔首開言路有詔起光知陳州光復奏疏再申前請太皇太后於是從光請下詔榜朝堂又促光過闕令入見至京之日太皇太后降中使封所榜朝堂詔書以示光光

視詔六事口此非求諫乃拒諫也請改詔書頒之天下光之奏曰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爲人臣惟不上言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群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閔則可以謂之眩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

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益
箝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榜
朝堂所詞者狹望刪去中間一節頒告天下奏
入尋除光門下侍郎光辭又并以二章繳進其
一曰先帝思用賢輔以致太平不幸所委之人
多以已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所欲爲
人主莫能奪天下莫能移作青苗免役市易賒
貸等法以聚歛相尚以苛刻相驅又有生事之
臣欲乘時干進建議置保甲戶馬以資武備變
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街商稅等錢以供軍

須誤惑先帝使利歸於身怨歸於上臣蒙陛下
特降中使訪以得失顧天下事務至多但乞下
詔使吏民得實封上言庶幾民間病苦無不聞
達旣而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散巡邏之卒止御
前造作京城之民已自歡躍及臣歸西京之後
繼聞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
過爲煩擾者罷物貨場及所養戶馬又寬保甲
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凡臣所欲言者
陛下略已行之今新法之弊無貴賤愚智皆知
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然尚

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
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宜先者別狀奏聞
伏望早賜施行是時方遣御藥吳靖召光受告
光復辭於是賜以手詔中使梁惟簡且宣旨曰
早來所奏備悉卿意再降詔開言路俟卿供職
施行光由是不敢復辭遂再下求言之詔時六
月丁亥也丁未錄光又言昨僭妄上言用人等事
尋准御前劄子所奏職位卑微如堪大任者令
具姓名奏入臣竊見吏部郎中劉摯公忠剛正
終始不變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趙彥若博學有

父風內行修飭朝請郎傅堯俞清立守恬滯淹
歲久直龍圖閣知慶州范純仁臨事明敏不畏
疆禦朝請郎唐淑問行已有耻難進易退祕書
省正字范祖禹溫良端厚修身無缺此六人者
皆臣素所熟知若使之或處臺諫或侍講讀必
有裨益餘如新翰林學士呂大防兵部尚書王
存禮部侍郎李常祕書少監孫覺右司郎中胡
宗愈戶部郎中韓宗道工部郎中梁燾開封府
推官趙君錫新監察御史王巖叟朝議大夫知
澤州晏知止朝請大夫范純禮新知登州蘇軾

知歙州績溪縣蘇轍承議郎朱光庭或以行義
或以文學皆爲衆所推伏望陛下紀其姓名各
隨器能臨時任使如文彥博呂公著馮京孫固
韓維等皆國之老成可以倚信亦令各舉所知
庶幾可以參考異同無所遺逸長編此奏得之
雜錄不著姓名
推究本未蓋
司馬光也七月甲辰司馬光言先帝以戎狄
驕傲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疆之志欲置保甲
令開封府界及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
教閱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
任北監司行之數年先帝寔知其弊伏乞盡罷

疏奏蔡確等執奏不行詔保甲依樞密院今月
六日指揮保馬別議立法差役行於治平之前
法久而弊編戶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
神宗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
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
外取錢過多民以爲病又之上卽位司馬光入
爲門下侍郎始議以差役代免役卽日上疏論
免役之害民者五乞罷免役行差役詔從之當
是時劉摯王巖叟等亦前獻言以爲差役便其
後蘇轍王覲孫升是光說而頗加損之光亦慮
朝廷

為異議所撻疏再上而章惇果極言詆光于是
呂公著請差官置局令精加考究以成萬世良

法宜差韓維等四人詳定聞奏元祐元年二月
乙丑遂從光言初行差役之法然其後獻議者
或差或募卒無從一之論也初光已病歎曰免
役之害未除吾死且不瞑乃力疾上疏改差役
限五日欲速行臨終床篋蕭然唯枕間有役書
一卷而已丁未十二月司馬光言神宗繼統材
雄氣英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夏河西專於
拓跋交趾日南制於李氏比於漢唐之境猶有
未全深用為耻遂慨然有征伐開拓之志於是

邊鄙武夫窺利邊功白面書生競獻奇策聚歛
之臣利析秋毫相與誤惑先帝於是置提舉官
疆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貨泉又驅吠畝之人
為保甲使捨耒耜習弓刀又置都作院調筋皮
角木以造為器甲又奏置保馬使賣耕牛市駟
駿而農民始愁苦矣部分諸軍無問邊州內地
各置將官以領之自知州軍總管鈐轄都監押
皆不得關預捨祖宗教閱舊制誦胡法效胡服
機械陣圖競為新奇朝晡上場罕得休息而士
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疆市攫取坐列販賣增

商稅色件下及菜果而商賈始貧困矣又立賒貸之法誘不肖子弟破其家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致其子孫鄰保籍沒貲產乃能備償又增茶鹽之額賤買貴賣疆以配民食用不盡迫以威刑破產輸錢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洺州縣以備饋運教兵既久積材既多然後用之而承平日久人已忘戰將懦卒慵加以運籌決勝者乃浮躁巧僞之士妄動輕舉是以頻兵靈武力疲食盡自潰而歸暴骨塞外且數十萬築堡永樂怠忽無備縱寇延敵闔城之人盡

爲魚肉曾未足以威服戎狄而中國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乃下哀痛之詔息兵富民奄棄天下此宜所爲痛心疾首泣血追傷者也伏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政首戒邊吏毋得妄出侵掠俾華夷兩安今契丹繼好秉常納貢乾德拜章征伐開拓之議皆已息矣則前此置提舉官等事皆爲虛設陛下幸詔臣民各言疾苦而群臣猶憚於更張雖頗裁損而監司按堵將官具存保甲猶教閱保馬猶養飼邊州屯戍不減軍器造作不休茶鹽新額尚在

差役舊法未復是用兵雖息而公私勞費猶未
息也伏願陛下斷自聖志凡王安石等所立新
法果能勝於舊者則存之其餘臣民以爲不如
舊法之便者痛加釐革。光又上疏曰昔仁宗
皇帝擢臣知諫院臣初上殿 卽言人君之德
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
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其後序言
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二其志亦猶所以事仁宗
也大行皇帝新卽位擢臣爲御史中丞臣初上
殿言人君修心治國之要其志亦猶所以事英

宗也今皇帝新承大統太皇太后同聽萬機謹
復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獻其志亦猶所以
事大行皇帝也。初王安石爲政創立制置三
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
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
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
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爲真宰相雖田夫
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爲君
實也。○上卽位光請下詔首開言路從之於是
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至具所

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
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
者三十餘人戒飭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
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中出大
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
小臣稽慢罪當萬死後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
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
而君辭位邪公不敢復辭初神宗皇帝以英偉
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
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急於功利小人得

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 者慕之
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
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
恨其法及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
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
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
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
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
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太皇太
后以毋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遂罷保甲團

教依義勇法歲一閱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
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
所欠錢皆放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
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
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
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
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天下
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
君之意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
議未決也光始得疾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

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害乞直降敕罷之率
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
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
以和戎爲便用兵爲非時異議甚衆公持之益
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
將官之害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矣
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司及
提舉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天
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
運使提刑於通判中舉運判又以文學德行吏

事武畧等十科以求天下遺才命文臣陞朝以
上歲舉經明行脩一人以為進士高選皆從之

丁未

錄 哲宗以幼冲嗣位太皇太后權同處分軍

國事元豐八年四月辛未詔罷免行錢并市易
理財京東西保馬等又詔京西及泗州所置物
貨等場並罷又詔放元豐六年以前夏秋稅租
市易錢等太皇太后宣諭三省曰先帝所立之
法民間不以為便當徇至公豈可不改五月戊
午司馬光除門下侍郎六月癸未詔戶部拘催
市易息錢準赦除放外其本錢特與展限三年

丁亥詔中外臣寮及民庶許實封言朝政闕失
民間疾苦七月甲午詔罷諸縣鎮市易抵當三
路保甲丙辰詔罷河北糴本禁茶八月丁亥詔
罷府界牧馬監又詔罷在京免行吏祿食料錢
等十月己巳太皇太后諭輔臣曰民間保甲宜
早罷見行法有不便於民者改之遂令具保馬
見行法以聞己卯詔罷內外造軍器丙戌詔耆
戶長壯丁之後皆募充保正保甲承帖人並罷
又詔罷三路提舉保甲官十二月辛未詔罷太
學保任法元祐元年三月乙丑詔三省元豐以

後增置職級並罷司馬光言免役五害乞行下
諸路限勅五日縣具利害申州本州類申轉運
司轉運司類申朝廷候到委執政看詳修改丁
卯朱光庭荐引范純仁以輔司馬光共圖政事
辛巳司馬光言抱病家居恐先朝露無以上報力
疾奏陳所見乞罷免役等錢復行祖宗之法丙
戌詔諸路將兵並依元豐令差使符祐始司
馬光奏乞復行舊法既得旨依奏知開封府蔡
京用五日限令開封祥符兩縣如舊役人數差
一千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

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議者謂京但希望風
旨苟媚光非事實也故蘇轍首以爲言初范純
仁自慶州召入純仁與司馬光素親厚聞光議
復行差役法純仁曰法固有不便然亦有不可
暴革治道唯去太甚者耳乃言于光以爲此法
但緩行而熟議則不擾急行而踈略則擾光弗
聽純仁嘆曰是又一王介甫矣後析簡遺之光
亦弗聽長編先是熙寧中王安石勸帝用兵以
威四夷其後帝以用兵爲悔是時熙河既平帝
乃遣內侍李舜舉往收瘞遺骸吊祭之帝又以

城堡役兵死亡多顧輔臣惻然久之曰此何異以政殺人其後又謂執政曰用兵大事極須審重向者郭逵安南與昨未西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朝廷不得不任其咎未幾夏人又以大兵破未樂自徐禧而下死者又十餘萬人報至帝涕泣悲憤爲之不食後語執政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等共享太平然夏人自此亦深意於和明年西人遂奉表乞修貢職還所侵地帝許之居無何虜復寇蘭州遂罷疆土之議未幾帝崩上即位夏人復遣使詣闕陳慰當是時朝廷

追原先帝本意思所以息兵養民而門下侍郎司馬光等俱勸上以棄地和戎爲是上詔問范純仁呂大防純仁以爲棄地便大防以爲勿與便二人之議既不同朝廷唯司馬光力持和議頃之西人果遣泛使以土疆爲請於是司馬光王巖叟蘇轍具奏論以爲不可不許時執政類俱持議二三人無從一之論獨司馬光文彥博趙瞻持棄之之議堅甚衆莫能奪遂定議盡歸未樂陷歿之人即計日賞帛仍以葭蘆等四寨給賜之是歲元祐二年也五年二月夏人遂以

末樂陷歿人晋州進士邢逢原而下一百四十

有九人歸于朝廷詔賜本州文學餘各推恩有

差丁未錄元祐元年正月癸卯詔閣門司馬光呂

公著自今前後殿起居特令別作一班止兩拜

光在政府九月至閏二月拜相

七月戊戌呂公著尚書左丞自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兼侍讀除

神宗與司馬光及公著議論雖不合而數稱其

賢神宗將建儲諭執政曰末年皇子出就學當

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哲宗即位太皇太后

同聽政元豐八年四月丁丑詔資政殿大學士

呂公著兼侍經筵遵先帝意也五月除提舉中

太一宮兼集禧觀公著始至太皇太后遣中使

迎問其所欲言遂建言修德為治之要凡十事

曰畏天曰愛民曰修身曰講學曰任賢曰納諫

曰薄歛曰省刑曰去奢曰無逸公著所言十事

皆據經直言隨事解釋當時謂為君之道無出

此十事者公著既上十事太皇太后遣中使梁

惟簡諭公著曰覽卿所奏備見忠亮當此極民

疾苦更張何者為先公著復上奏曰臣伏見陛

下自臨朝以來留神庶政以休息生民念為如罷

導洛堆棊等局放市易見欠息錢罷人戶養馬
放積欠租稅差官體量茶鹽法使者之刻剥害
民如吳居厚霍翔王子京等內臣之生事歛怨
如李憲宋用臣等皆從罷去中外聞之無不欣
躍臣伏思先帝初即位至誠求治嘗令臣草詔
書以寬民力爲意自王安石秉政變易舊法青
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
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
利悉若此之類甚衆更張當須有術如青苗免
役保甲三事並須別定良法保甲長久之利至

於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奉行之謬市易之法
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及福建江西等路配
賣茶鹽過多俱非朝廷本意恐當一切罷去而
南方鹽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者也然陛下必
欲更修廢政使不驚物聽而實利及民莫若任
人爲急乞陛下廣開言路選置臺諫官使求天
下利害議所以更修之術朝廷上下協心同力
斟酌而裁制之天下不難爲矣公著又上奏荐
祕書少監孫覺方正有學識直龍圖閣范純仁
勁挺有風力可充諫議大夫或給事中戶部右

曹侍郎使議青苗免役市易等法禮部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吏部郎中劉摯資性端厚承議郎蘇轍新授察官王巖叟並有才氣皆可充諫官御史臣誠見陛下有意更張而闕人裨助輒有論荐更乞詳擇太皇太后封公著劄子付司馬光詳所陳更張利害有無兼濟之才直書當與未當以聞光奏公著所陳與臣所言者正相符合蓋由天下之人皆欲如此臣與公著但具衆心奏聞耳公著一言而天下受其利可謂有兼濟之才長編自官制行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

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時政柄皆歸中省公著言三省官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輿以濟川陸當一心並力以修政事諸事于三省者自今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

元祐元年 丙寅

閏二月庚寅蔡確罷相 依前官充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

制曰入則處機衡之崇以佐萬微之務出則膺屏翰之寄以維四國之安粵予同德之臣久託贊元之任均勞申典孚號詔廷 具官材猷靖深德宇方重躬夷險之一守歷勤勞之百為越弁從橐之班特被先朝

之遇秉鈞黃闥二令中臺建坤人踐極之初膺翼室
受遺之託方倚舊德協致升平屢上封章願還機政
誠忱甚確鑄諭莫回宜陞殿幄之嚴往正帥垣之重
以宣惠澤以荅賢勞於戲廟堂歷年素亮始終之節
股肱一體固無內外之殊往壯茂猷以輔予治

確自元豐五年四月拜相至是年閏二月罷相
神宗四年相哲宗數月時司馬光呂公著蘇轍
呂大防劉摯王巖叟之徒相繼進用確遂連表
乞解機務故有是命拜罷錄先是確為神宗山陵
使故事靈駕進發前一夕五使宿於幕次確獨

不入宿於是侍御史劉摯劾其不恭山陵使事
已確猶偃蹇於位於是劉摯與監察御史王巖
叟右諫議大夫孫覺右司諫蘇轍右正言朱光庭
彈章交上十數覺之疏曰臣竊見左僕射蔡確
右僕射韓縝兩人皆非以德進者也或以典治
獄事或以分畫疆界而至執政者也蔡確按濬
河獄知制誥判司農寺熊本奪職領宮觀確即
遷知制誥判司農寺按御史中丞鄧潤甫相州
獄潤甫罷知撫州確即遷御史中丞按叅知政
事元絳太學獄絳罷知亳州確即參知政事此

三獄者士大夫多以為冤確皆批其亢拊其背而奪之位未幾先朝更定官制確即為左僕射矣永裕陵禮畢宜即避位以去今已五月矣而又遲遲不決雖請不堅尚冀聖恩之復留也韓縝不學無術先朝嘗以北界爭地事付之無故割地其長七百餘里以遺北虜邊人怨之切骨以謂奪我父祖之地棄之虜人非獨惜其地又歸怨於朝廷虜人得地之後日以桀傲今縝為右僕射虜必笑以為中國無人也轍之疏曰陛下即位以來罷市易堆棨及鹽茶錢法此蔡確

之所贊成也放散修城人夫罷保甲保馬等事此韓縝與宋用臣張誠一所共建也先帝之所是確等亦是之陛下之所否確等亦否之隨時翻覆略無愧耻天下傳笑以為口實而朝廷輕矣光庭之奏曰今蔡確徒於議論政事之際章惇則明目張膽肆為辨說力行醜詆以害政事蔡確則外示不校中實同欲陽為尊賢陰為助邪韓縝則每當議論亦不扶正唯欲默默為自安計願罷去確等柄任別進忠賢以輔聖治奏俱不報摯等懷不能已並論之確浸不自安乃

表求避位而其表有曰收拔當世之耆老以陪
輔王室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嚴邊備
以杜二虜之窺覷走軺傳以察遠之疲瘵明法
令之美意以揚先帝之惠澤厲公之一道以合
衆志之異同其言高自矜伐孫覺蘇轍愈不平
復上疏論之轍之奏曰自法行已未民方困弊
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
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
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
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阼聖母
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
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
黜吳居厚呂孝蕪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
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今
朝廷既已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臣
切感矣確所上表雖外逼人言若欲求退而論
功攘善實圖自安所云收拔當世之耆艾以陪
輔王室臣謂當世之耆艾乃確昔日之所抑遠
者也所謂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臣謂
有司之煩碎乃確昔日之所創造者也此二事

皆確為政無狀以累先帝之明非陛下卓然獨見孰能行此確既不自引咎反以為功則是確等所造之惡皆歸先帝而陛下所行之善皆歸於確遂有是命丁未錄元祐元年正月侍御史劉摯言若不早罷確職事則善人終不可立邪黨終不可辨弊法終不可改善政終不可行疲民終不可安士夫終懷畏貳不得盡心於朝廷摯又言確自京官不十年至宰輔特以累治大獄鍛鍊誣陷緣此以進身又以朝廷政權私之於已夫百官差除從祖宗以來中書門下同共進

擬所以合同衆論自壬戌官制改更三省分治之後其事盡歸中書是時確為右僕射兼中書既已偏重進退人物隨意在手門下尚書省審察奉行而已天下莫不知其非而確在此位畏之者不敢言附之者不肯言故三省不得而合也及陛下與太皇太后臨御之日御史臺禮部閣門同定垂簾儀制其時衆論欲因此合三省班次以正其事者而或恐忤確之意乃言舊制不可輒改遂且如故無何適遇王珪薨謝執政遽遷確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謂去中書之

位則無差除之權不便也卽時陰令御史中丞黃履上言以爲請朝廷從之於是差除方歸三省合班取旨矣夫省三合班差除乃所謂公道然以確在中書貪權之故使朝廷之公道不得行者凡三年設使王珪不死確不遷門下則此事未必容改正非止三年而已朋附確者亦未必肯以爲言也臣願陛下誠察此一事足以見確之存心常要大權歸已 監察御史王巖叟言祖宗遺戒不可用炎人如趙普范質寇準李沆王曾王旦韓琦富弼張知白魯宗道薛奎皆中原人張洎丁謂章得象王安石蔡確章惇呂惠卿張璪皆炎人小則爲身謀大則害國由是確依前官充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從所請也臺諫累有章疏論確朝廷訖不肯正其罪時以爲恨云長編閏二月辛卯詔新除觀文殿大學士判陳州蔡確如前宰相儀元豐八年二月先是蔡確疑上復用呂公著司馬光則必奪已相乃與邢恕謀爲固位計恕故與皇太后姪高公繪公紀游上初寢疾恕密問公繪具言疾可憂狀恕聞此更起邢謀確嘗遣恕要公繪公紀二人

王三百六十五

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郡王冲幼宜早定議雍曹皆賢王也公繪等懼徑去已而恕謬謂雍王顯有覬覦心皇太后將舍延安郡王而立之王珪實主其事與內殿承制致仕王棫共造誣謗云云確惇京恕邪謀雖不得逞其蹤跡詭秘亦莫辨詰各自謂有定策功事久語聞卒為朝廷大禍其實本恕發之恕雅善司馬光及呂公著確度光及公著必復用遂深交恕意欲因恕以結二人然恕傾險乃更與確僉謀謂確有定策功於是驟遷都司遂自

奉議郎職方員外郎為右司員外郎初蔡確與章惇邢恕等共謀誣罔太皇太后自謂有定策功韓縝素懷不平及確為山陵使縝乃於簾前具陳確等姦狀由是內朝與外廷備知之劉摯又言昨者確等覃恩轉官學士草制獨於確詞中云獨高定策之功命下之日識者皆知其過而確遂當之又確與章惇素相親今固結朋黨自陛下進用司馬光呂公著以來意不以爲便故確內則陽為和同而陰使惇外肆疆悍凌侮沮害中外以謂確與惇不罷則善良無由立天

下終不得被仁厚之澤 元祐二年二月觀文
 殿大學士正議大夫知陳州蔡確落職守本官知
 亳州御史中丞傅堯俞等劾奏行也辛亥新除
 知亳州蔡確徙知安州以給事中顧臨言確凶
 險姦貪因緣治獄致位宰相與弟碩論議國事
 進退人物因納賄賂理無不知落職移郡不足
 示懲右司諫王覲言陛下務以禮遇大臣不欲
 深譴確亦當與一遠小郡彼陳亳皆輔藩故確
 有是命三年正月正議大夫知安州蔡確復觀
 文殿學士知鄧州既而給事中趙君錫論駁仍

罷所復四年正月知鄧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
 餘如故確落職甫及一朞故有是命五月辛巳
 詔確責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丁
 亥詔確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

確落職知安州制曰朕體貌大臣務全終始善則蕃

飾褒顯以風勵天下有過則遷就避諱以曲全舊恩

至於用法盖不得已具官蔡確○早以才力奮於下僚旋

蒙器使致位元宰弟碩不類貪冒有素而溺於私愛

以廢公議曲從舉吏之請遂成黷貨之辜其驕奢淫

縱之狀理無不知而涵養蒙蔽之甚殆非體國致煩

言之並作雖欲宥而不能黜守小邦仍褫舊職往自循省尚體至恩

確責授光祿卿分司南京制曰人臣之義莫重於愛君天下之誅無先於訕上

具官蔡確

姦回無憚險詖不疑以舞文巧詆為身謀以附下罔

上為相業先帝與子何云定策之功大毋立孫乃敢

貪天之力陰結朋黨之助顯為衆正之仇日者寵榮

亢滿於冢司賊賄貫盈於季弟坐觀奢靡之無度不

問貪叻之所從陽若不知陰與為地朕既屈邦憲以

貸碩萬死又抑人言而置卿兩全曾不反思尚茲歸

怨形於指斥播在歌謠託深意以厚誣包禍心而莫

測味思人之作見切憤於權宜覽觀水之章知樂逢

于變故夫豈沾沾之多易盖皆怏怏之餘言雖朕欲

容顧法不可考楊惲南山之句彼若無情方孔融北

海之談汝為有實致之于理誰曰不然猶以股肱曲

全體貌徐為進退之理獲保終始之私尚以列卿俾

分番務聊著為臣之戒用嚴垂世之規往服寬恩罔

貽尤悔

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王巖叟所作也

確責授英州別駕新

州安置制曰聖人察言以觀行要在去凶春秋原意

而定誅貴乎當罪義之所在朕不敢私

具官蔡確

象恭滔

天懷諛迷國同林父之深阻固不易窺甚盧杞之姦

綱年錄 卷之九
邪信其難辨忠義痛心於四海善良側目於兩朝家
積之殃昧而不知已求之禍大而莫解陰遣腹心之
黨自稱社稷之臣欺惑衆人邀求後福而神奪之鑒
天誘其衷使以不道之言發於緣情之作險意潛驚
於群聽醜詞明詆於慈闈雖朕德之所招顧母慈之
何負昨奉慈訓稍從寬科而公議沸騰予心慘怛未
喪朋邪之氣祇傷崇孝之風優施笑君猶行夾谷之
戮驩兜黨惡尚有崇山之誅宜正典刑以威姦慝假
再生於東市保餘息於南荒不獨成朝廷今日之安
蓋將爲國家無窮之計往服矜貸無忘省循

先是確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頃之弟
軍器少監碩貸用官錢論法抵死詔特貸命除
名勒停送韶州編管於是御史中丞傅堯俞給
事中顧臨相繼論確確坐是落職知安州滿歲
徙鄧州至是復觀文殿學士會知漢陽軍吳處
厚箋確安州車蓋亭詩未上皆涉譏訕上及君
親非所宜言其詩曰矯矯名臣郝甌山忠言直
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灣
此篇譏謗朝廷情理切害臣今箋釋之按唐郝
俊封甌山公上元初高宗多疾欲遜位武后處

俊對曰昔魏文帝著令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
柰何欲身傳位由是事沮臣竊以太皇太后垂
簾聽政盖用仁宗朝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而
主上奉事太母非莫盡極孝道太母保佑聖躬莫
非盡極慈愛不似前朝荒亂之政而蔡確謫守
安州便懷怨恨公肆譏謗形於篇什處今之世
思古之人不思於佗而思處俊此其意何也又
詩言喧豨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東兩濱如帶
溪流何足道沉沉滄海會揚塵意言海會有揚
塵時人壽幾何非佳語奏至右司諫吳安詩首

聞其事即彈論之自後右諫議大夫梁燾右正
言劉安世章疏交上三省進呈有旨令蔡確開
具聞奏及令知安州錢景陽 取索元題詩本
繳連實封以聞中書舍人彭汝礪密疏救解大
槩以處厚開告訐之路此風不可長為言侍御
史盛陶亦騰章意與汝礪合已而安州所申至
具言確已刮洗詩牌明日確之分析亦至且言
詩意謂處俊上元間有敢言之直氣非止諫傳
位皇太后一事神仙傳言蓬萊水淺及海中揚
塵此是神仙麻姑王方平之語也李賀詩亦曾

用此故事有天上謠云海塵新生石山下蓋亦
述仙人壽長能見海生塵之意臣寮言臣是說
謗君親其誣罔亦不難曉奏至汝礪復救解之
當是罪時確之論未決於是梁燾劉安世連章論
之益苦至是詔確責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祿卿
分司南京汝礪復封還之奏入即謁告會王巖
叟當制遂草詞行下其略曰託深意以厚誣包
禍心而莫測味思人之作見切憤於權宜覽觀
水之章知樂逢於變故確雖分司而安世攻之
不已諫議大夫范祖禹亦助之於是簾中宣諭

梁燾等令密具行遣條例聞奏燾等奉旨即條
上之以丁謂孫沔呂惠卿責降故事密奏已而
執政對簾中忽曰蔡確可英州別駕新州安置
執政愕立相視因悉力開陳久之劉摯曰蔡確
毋老引柳宗元乞與劉禹錫換播州事呂大防
曰蔡確先帝大臣乞如劉摯所論移一近裏州
郡簾中曰山可移此州不可改於是執政不敢
復言畫可先退范純仁獨留身揖王存論之意
不鮮純仁曰臣奉詔只乞免內臣押去簾中曰
如何純仁以曹利用事言之簾中曰決不殺它

遂退而行其責命忽夜批出差入內侍省供奉
官裴彥臣等押送諫垣與中司俱欲救止而恐
與初論相戾且非體復不敢發初燾等之排論
確也又密具確及王安石之親黨姓名以進其
奏曰臣等竊謂確本出王安石之門相繼秉政
垂二十年姦邪群小交結趨附深根固蒂牢不
可破謹以王安石蔡確兩人親黨開具于後蔡
確親黨安燾章惇蒲宗孟曾布曾肇蔡京蔡卞
黃履吳居厚舒亶王覲邢恕等四十七人王安
石親黨蔡確章惇呂惠卿張璪安燾蒲宗孟王

安禮曾布曾肇彭汝礪陸佃謝景温黃履呂嘉
問沈括舒亶葉祖洽趙挺之張商英等三十人
於是簾中宣諭宰執曰確黨多在朝范純仁進
曰確無黨呂大防進曰確之黨甚盛純仁之言
非是劉摯亦助大防言有之純仁曰朋黨難辨
却恐誤及善人退又上奏其奏曰慶曆中先臣
仲淹與韓琦富弼同時大用歐陽修石介以夏
竦姦邪因亦嫉其黨類彼黨遂起大謗誣先臣
與韓琦富弼有不臣之心歐陽修尋亦坐罪石
介幾至斲棺其時朋黨之論大起識者爲之寒

綱目卷之九
心上賴仁宗容覆使兩黨之隙帖然自消此事
至今以爲美談今未蔡確之罪自有國家典刑
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前未特降詔書盡釋
臣寮往咎不復究恐累太和自此內外反側皆
安上下人情浹洽盛德之事誠宜久行臣心拳
拳實在於此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謂確已貶餘
黨勿問可也祖禹之奏曰自乾興貶丁謂以來
不逐大臣六十餘年且丁謂時在相位故朝廷
有黨不可黜然而章獻明肅太后仁宗皇帝卽
下詔曰內外臣寮凡與謂往還者一切不問所

以安人情也初確之議貶新州也純仁語大防
曰此路自丁晉公後已荆棘七八十年公若關
之吾輩將不免矣其後果然善乎邵伯溫之論
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
何惜然嘗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宣公有文
正公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旣不
用退而行確謫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與人同
過之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
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
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蓋君子

小人相爲消長能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
在內小人在外各安其分足矣豈可殺而絕之
哉夫殺無道以就有道天下之理疑若可行者
聖人猶不許季康子蓋其意以謂殺一小人衆
小人必起酬復豈非疾之已甚亂也一吳處厚
以前宰相詩爲譏謗非所以厚風俗罪之可也
蔡確故大臣不問以愧其心可也朝廷當治確
及其黨妄貪定策之功令同時執政各具立皇
太子事使誣罔之迹曉然以詔天下後世罪其
造謀者可也詩不當罪也嗚呼紹聖初亦賢者

可以有爲之時也而用章惇之凶暴蔡卞之姦
邪一時輕躁險薄之徒皆進至使宣仁被謗哲
宗致疑離間骨肉禍及忠良幾五十年不解卒
致夷虜之亂悲夫

丁未錄

吳處厚者從蔡確爲

山陵司掌牋奏官處厚欲確以館職薦已而確
不薦用此怨確故繳進確詩士大夫固多疾確
然亦不直處厚云初蔡確坐詩語謗訕而諫官
御史章䟽交上必欲朝廷誅殛之宰執侍從咸
以爲當然獨范純仁以爲不可遂於簾前力開
陳以謂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曖昧

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爲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又引尚書所謂人有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之說以解上意簾中意不解卒貶確新州純仁退復上疏諫不報疏再上於是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攻純仁謂與王存黨確也純仁亦引疾請外遂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是日王存亦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七年五月確卒先是元祐四年中丞傅堯俞御史朱光庭諫議大夫梁燾范祖禹正言

劉安世交章劾確與章惇邢恕黃履爲死黨敢謂先皇與子爲已功不早辨白釋天下之疑心其歲月浸深邪說得行離間兩宮有傷慈孝以故責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死于貶所及宣仁上賓改元紹聖三省乃爲上言確之子渭狀稱吳處厚繳進安州所作小詩並無譏斥之意處厚誣解俱梁燾等陰使之到新州五年兩經大霈呂大防必期死亡更不量移舉族銜寃莫甚於此時章惇爲相黃履邢恕皆用事追復確觀文殿學士確子渭及其祖母明氏挾權臣訟粉

昆事將族滅劉摯梁燾王巖叟以償舊怨既窮治無所得而御史中丞黃履言官未之邵張商英劉極等論確先朝顧命大臣宜盡復官爵恩數乃贈確太師謚忠懷賜第一區又封成衛二國公崇寧初蔡京擅政自謂與確同功元年詔確配饗哲宗廟庭五年請御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勳宰臣蔡確之墓賜其家政和末京爲太師王珪壻鄭居中爲宰相議論每不相下居中將除母喪京恐其復位乃收用確子渭使論其父定策功及元豐末王珪事以沮居中其辭深詆

宣仁京爲之助以熒惑上聽未幾渭更名懋拜

同知樞密院事贈確清源郡王賜御製確傳立

石墓前一門貴震當世今上即位首辨宣仁聖

烈皇后誣謗命國史院據實刊修播告天下確

追貶散官安置嶺南凡惇京所與濫恩並行追

奪天下咸仰英斷焉丁未錄初元祐六年八月三

省進呈確母明氏馬前狀太皇太后宣諭曰蔡

確不爲渠吟詩謗讟只爲此人於社稷不利若

社稷之福確便當死此事公輩亦須與掛意八

年三月太皇太后曰蔡確已死此人姦邪朋黨

為害得它死是國家福大防曰此是天誅前一

日新州以確死聞故有此宣諭

同日司馬光左僕射

自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除依前官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制曰帥群臣宿道而嚮方在慎取相佐王者修政而

美國莫若求人顧惟眇躬獲嗣大統儲思業業不敢

忘六聖之休注意賢賢將以總萬方之治褒進上宰

敷告外廷

具官司馬光

賦材高明履道醇

固智

足以任天下

之重學足以知先王之言逮事厚陵徧儀侍從之列

被遇文考擢總樞機之繁有大臣特立之風蹈君子

難進之節方予訪落之始起應秉鈞之求調娛萬機

必先教化之意辨察百職不失禮義之中是用諮諏

僉言褒加異數越弁左揆之路兼峻東臺之班申衍

爰田陪敦貞食於戲上寅亮於天心則陰陽風雨以

之順下遂字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寧內阜安於

兆民外鎮撫於四裔蓋輔相者為之基杖而老成者

重於典刑勉行所聞以底極治

時光以疾方賜告不能入謝上遣閣門副使齎

告印至其家賜之光辭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

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

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光肩輿

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命無拜光皇恐
請對延和殿詔許乘肩輿至崇政殿垂簾日引
對餘依前降指揮光入對再拜遂退而視事光
之初相也王安石時已病弟安禮以邸吏狀示
安石安石曰司馬十二丈做相矣悵然久之蓋
安石以行新法作相光以不行新法辭樞密副
使退居西洛負天下重望十五年上即位宣仁
后同政遂起光而用之也然當是時進說者以
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
事以塞人言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

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
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
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光
以爲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
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凡所進退俱天
下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
害之實或謂光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
俱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之禍
作矣不可不懼光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
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安石嘗歎曰終始謂新

法爲不便者獨司馬君實爾嗚呼若曰當參用
元豐舊臣共變其法以絕異時之禍實光之所
不取也自國朝治亂論之曰元祐黨者豈非天
哉後世得光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丁未公拜
左僕射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法以歲中下
熟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糶貴及上等則
減價糶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糶及上等而
不糶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已
以聽公公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光旣拜
左僕射詔後法利害許人戶實封自陳章惇言

三省同進呈司馬光乞罷免役劄子其間甚多
踈略臣光忠直誠於此首尾講求未熟率爾而
言以此推之措置變法之方恐未盡善若一切
變革欲速行之其爲利害相遠萬萬呂公著言
司馬光建明役法大意已善其間不無踈略若
博采衆論更加公心申明行下必爲良法今章
惇所上文字雖其言有可取大率出於不平專
欲求勝不顧朝廷大體望詳酌選差一二近臣
詳定聞奏遂詔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詳定
以聞壬辰詔行司馬光役法後錢並免役人揭簿

定差丙子詔諸路市易息錢並除之庚戌詔罷陝西權茶辛亥劉摯乞罷水磨茶場從之六月庚子司馬光言諸路將兵乞各委本州縣長史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管轄七月辛酉司馬光乞以十科取士符祐本末八月辛卯詔常平糶依舊法青苗錢更不支俵先是司馬光請罷提舉官其累年積貯則委提點刑獄主之閏二月丙申如光所奏焉既而四月癸丑三省申明前令而青苗歛散之法行之如初於是左司諫王巖叟右司諫蘇轍御史中丞劉摯監察御史上官均交

疏爭之十數不報於是合臺論之西掖亦連名同上又畫青苗四害以申三省三省乃進呈光前所上章詔如光請行下而中書舍人蘇軾不肯書行乞青苗錢今後更不給散會司馬光疾間視事亦請罷之上感悟遂即日行光奏焉丁酉光以疾作先出都堂遂謁告自是不復入朝是月詔自今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班序雜壓並在六曹尚書之上資政殿學士曾任執政官准此附見

壬辰呂公著門下侍郎

自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丞除

公著自元豐八年除尚書左丞是年閏二月除
門下侍郎再執政凡九月至四月拜相

丙午李清臣尚書左丞

自通議大夫守尚書右丞除

呂大防尚書右丞

自試吏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辛亥章惇罷知樞密院事

自正議大夫除知沂州

制曰黜陟之由咸徇至公進退之間尚存大體

具官章惇早

繇法從亟預近司肆彼躁輕失於審重至于替御之
列常交問遺之私比議後書本俾參訂當其敷納初
不建明迨於宣行始興排沮務從含貸益至喧呶鞅
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稽參故實稍屈典

刑噫朕以幼冲仰煩慈訓苟垂恭事曷肅憲章其解
政機徃臨郡寄弗忘循省祇服寬恩

制詞錢總所草也

惇自元豐元年五月守門下侍郎八年三月除

知樞密院事是月罷再入政府凡四年○先是

上卽位宣仁太后臨朝因司馬光呂公著改更

弊事惇與蔡確俱在位窺伺得失惇尤以譖侮

困光御史中丞劉摯左司諫王巖叟右司諫蘇

轍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覲累章疏其罪惡

請黜之未報已而惇復與光於簾前爭辨役法

至曰異日難以奉陪喫劔太后怒於是摯等益

交疏之遂有是貶丁未錄摯之奏曰惇佻薄險悍

諂事王安石以邊事欺罔朝廷遂得進用及安

石補外惇又傾附呂惠卿當時號為入室之人

隨時反覆物論賤之夤緣至於執政以疆市兩

浙民田及寄語臺官等事為言路所擊而先帝

亦益薄其為人於是黜之未幾復為蔡確所引

以至今日夫去惡莫如盡陛下既去確而今復

留惇非朝廷之利乞付臣章于三省正其橫議

害政疆慢慢上罪顯然紕之可也左司諫王巖

叟之為御史也先言惇材輕行薄廉隅不修無

大臣體每聞縱肆猖狂為俳諧俚語侵侮同列

朝士大夫相與鄙笑而已自陛下即位已未允

欲更張人情不便事惟惇疆惇不肯協心故為

異論沮格善謀又聞惇受宋用臣贈遺貪汙不

法又言臣聞諫官孫覺嘗論邊事不合惇意而

惇肆言於人曰議者可斬中外聞之無不駭愕

惇於言者則欲殺之自古未嘗有大臣敢出此

語脅諫官也陛下詔求直言以益盛德而惇罵

上書之人曰不逞之徒其意不欲陛下廣聰明

而忌嫉四方之人以實告陛下又罵陛下所登

用老成舊德亦曰不逞之徒其意不喜陛下用
正人伏乞罷免以慰天下之望又言惇於簾前
爭役法辭氣不遜凌上侮下敗群亂衆真小人
之傑也蓋見陛下用司馬光作宰相躁忿忌嫉
益有不樂朝廷之心所以如此上曰深知卿言
惇遂罷知汝州長編元豐八年十月詔尚書侍郎
給舍諫議中丞待制以上各舉堪充諫官二員
以聞初中旨除知慶州范純仁爲左諫議大夫
知虔州唐淑問爲左司諫朱光庭爲左正言校
書郎蘇轍爲右司諫正字范祖禹爲右正言令

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太皇太后問此五人何如
執政對協衆望章惇曰故事諫官皆令兩制以
上奏舉然後執政奏擬今除目從中出臣不知
陛下何從知之得非左右所爲此門不可浸啓
太皇太后曰此皆大臣所薦非左右也惇曰大臣當
明揚何以密薦由是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縝司
馬光以范純仁親嫌爲言惇曰臺諫所以糾繩
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所舉之人
見爲臺諫官者皆徙他官今皇帝幼冲太皇太
后同聽萬機當動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光曰

純仁祖禹作諫官誠協衆望不可以臣故妨賢者進臣寧避位惇曰續光公著必不至有私萬一他日有姦臣執政援此爲例引親戚及所舉者居臺諫蔽塞聰明非國之福純仁祖禹請除他官仍令兩制以上各得奏舉故有是詔淑問光庭轍除命皆如故純仁祖禹皆改它官監察御史王巖叟言謹按差除諫官自屬三省無所預於密院而惇乃越職肆言惇爲大臣旣不能薦賢以助國是陛下用賢又從而忌嫉之沮抑之是不欲威權在人主端良入朝廷侵官犯分

慢上瀆尊乞行顯黜元祐元年二月惇又嘗與同列爭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害如役法熙寧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以差代雇當詳議熟講庶幾行可而限止五日

其弊將益甚矣右司諫蘇轍言臣竊見樞密院章惇始與三省同議司馬光論差役事明知光所言事節目踈略差誤而不推公心卽加詳議待修完成法然後施行而雷同衆人連書劄子一切依奏及其旣已行下然後論列可否至紛爭殿上無復君臣之禮今惇乃不使修完便乞

再行指揮使諸路一依前件劄子施行却令被
差人戶具利害實封聞奏惇不過使被差之人
有所不便人人與司馬光爲敵但得光言無効
則朝廷利害更不復顧乞早賜罷免○九月惇
自汝州除知揚州時執政以惇父老且病乃因
明堂霽恩自汝徙揚意以便其親也命已下而
左司諫朱光庭論惇遷陟無名乞罷揚州新除
詔惇揚州指揮勿行依舊知汝州十一月知汝
州章惇提舉杭州洞霄宮惇旣除宮祠自便而
諫官猶疏惇罪惡復畱汝州三年正月正議大

夫提舉洞霄宮章惇充資政殿學士旣而給事
中趙君錫論駁仍罷所復職知越州四月徙知
蘇州先是罷惇資政殿學士士知越州惇自言
緣父齒耄期乞依舊提舉洞霄宮呂公著言於
上曰惇父老居蘇州今惇復畱汝上方以孝治
天下豈可使舊臣失晨昏之養其所請宜聽故
以蘇州命之惇復辭乃依所乞而父已卒四年
十二月丁酉朔正議大夫章惇降授通議大夫
提舉洞霄宮於是舉行八月己未詔書惇始除
喪故也初左諫議大夫梁燾等言昨劾奏章惇

疆用賤價奪民之產詔章惇候服闋與宮觀差遣故有此授八年惇復除資政殿學士十二月

權給事士吳安詩封還詔章惇依累降指揮

乙卯安燾知樞密院事

自同知樞密院事除尋仍舊

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

自試吏部尚書兼侍講遷中大夫除

純仁字堯夫仲淹之子也先是上以安燾受遺

舊人乃自同知遷知院而以純仁補同知之闕

命既下而給事中王巖叟封還之以燾為不當

遷侍御史劉摯右諫議大夫孫覺左司諫蘇轍

亦言之奏俱不聽命再下而給舍又封還遂不

送門下書讀由是合臺連章爭之益苦西省亦

抗章同上又不聽劉摯又極言之純仁亦累章

固辭於是安燾告更不降出純仁告乃送門下

省書讀行下

丁未錄

三月詔安燾堅辭知樞密院

事特依所乞依舊同知樞密院事仍令班左丞

李清臣上神宗厲精求治任用王安石多所變

更時純仁同知諫院上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

速成人財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革自古人君

欲事功亟就必為愴佞所乘不可不察復除給

事中時哲宗宣仁共政司馬光入相首改差役

法純仁聞知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後行不然滋為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力為光言之純仁在樞府凡二年至三年四月拜

相

四月己丑諱縝罷右僕射

為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京西北路安

撫使

制曰元首之於股肱始終貴乎一體本朝之視郡國內外均乎為民眷吾柄臣久執機務屬有賢勞之懇可無體貌之優若稽故常昭異寵數具官韓縝嚴莊毅重而持之以敏識疏通博辯而濟之以小心出將明於

蕃宣以綏方面入告嘉猷於帷幄以長中樞簡自先朝遺予眇德事業之會端揆以居左右朕躬夙宵大政方倚謨明之效庶臻康濟之期而至誠屢抗於封章自訟恐妨於賢路異乎矜功要名而去者尤得難進易退之體焉是用遷秩崇階陞華禁殿陪敦邑賦增衍戶封而况鄭壁近邦于門故里為國藩輔曾是燕間之餘乃心王家勿忘啓沃之志於戲咸有一德永孚于休往其欽哉毋斁朕命

續自元豐八年五月拜相至是年四月罷為相不及一年先是御史中丞黃履言臣伏聞朝旨

以韓宗道宗古是右僕射韓縝之姪故宗道自
戶部郎中爲太常少卿宗古自司門郎中爲光
祿少卿又以呂希績是左丞呂公著之子故自
吏部員外郎爲少府少監皆爲未允又言竊見
韓縝自領中書以未曾未數月朝廷差除及縝
姻戚者屢矣若使執政自此皆援縝例以幸子
姪則是朝廷爲官擇人之清職止爲大臣子姪
避親階寵之地於是太皇太后親諭執政元豐
八年八月遂以韓宗道爲太僕少卿韓宗古爲
少府少監縝亦出知潁州自是遂詔三省合

取旨事及臺諫章奏並用進擬不專屬中書

長編

初縝與蔡確並相而孫覺蘇轍劉摯朱光庭王

覲累章請罷之確旣罷去上以司馬光爲左僕

射覺等以爲賢不肖不當並用益請罷縝併言

章惇雖小有材而爲性強愎操心不公廟堂之

上以惡言相加張璪閻繆荒疏尤非所處可並

罷去轍亦奏縝昔奉使定契丹地界舉祖宗山

河七百餘里以資敵國坐使中華之俗陷沒戎

狄虜得乘高以瞰并代朝廷雖有勁兵良將無

所復施其後擢爲樞密使職在安邊而西戎無

彙用兵深入至使諸將敗衄前後喪師數十萬
 衆天下疲弊帑藏空竭雖得蘭州及安疆米脂
 等五寨地而厲階一生至今為梗存之則耗蠹
 中國為禍日深棄之則戎人不請無緣強與遂
 使朝廷皇皇議論經年不知所出而縝曾無計
 以救前失據縝二罪雖伏斧鑕以謝天下不為
 過也簾中宣諭孫覺蘇轍曰進退大臣當存國
 體縝雖不協人望要須因其求去而後出之已
 而縝亦揚言於人過寒食當求罷政劉摯等交
 章攻之益急遂有是命
丁未錄 元祐元年閏二月

左司諫王巖叟言蔡確章惇之大姦臣先已論
 之其次如韓縝之鄙俗不學張璪之陰邪不正
 李清臣之柔佞不立安燾之闕冗不才此四人
 者自執政以來有益國家者何事伏望別圖賢
 才任以大柄臺諫前後論縝過惡甚衆皆留中
 不出內批縝自以為不才恐妨賢路故乞出視
 矜功要名而去者縝得進退之體故有遷官之
 異宜於制詞中聲說此意矜功要名蓋指蔡確
 章惇也
長編 詔聖三年十一月泰寧軍節度使
 知穎昌府韓縝為西太一宮使縝乞致仕三省

議除開府儀同三司許將曰開府使相豈可用
 致仕而得章惇曰帶節鉞加特進如何衆皆曰
 如此可也已而上令且與中太一宮使尋以中
 太一在都城中又改西太一四年正月以續爲
 右銀青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
 從其請也五月甲子特授太子太保致仕尋卒
 年七十九上爲輟朝成服於後苑贈司空續外
 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
 厚自奉養清議非之

四月壬寅呂公著右僕射

自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依前官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

制曰國莫難於置相君莫重於知人堯舜之隆蓋以
 疇咨而熙載商周之盛至以夢卜而求賢天降割于
 我家予未堪於多難思用耆德交秉政機其敷寵章
 以詔群辟具官呂公著行應儀表學通本原忠義得於天
 資功名自其世美被遇先帝嘗入贊於樞庭監予冲
 人遂同寅於政路傳經意以謀國體推上澤以紓民
 心歛收雋賢補葺法度方重不倚雅有大臣之風調
 娛適中遂通當世之務是用升之右揆委以繁機申
 衍爰田陪敦真賦爾則代天而理物予則羞苟以惟

君於戲丞相之位未嘗無其人儒者之効久不白於世孟軻言無有者數百載揚雄稱自得者二三臣蓋迥遠業者其功難循近迹者其力易勉行所學以底不平

自蔡確章惇罷司馬光已卧疾及韓績去位公著嘗攝宰相事先是執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堂吏日抱文書歷諸廳白之故爲長者得以專央同列難盡爭也光嘗懇確欲數會議庶各盡所見而確終不許公著旣秉政乃日聚都堂遂爲故事元祐元年六月甲寅下詔曰朕惟先

帝臨御以來講求法度務在寬厚而縉紳之間有不能推原朝廷本意希功指尅或妄生邊事或連起犴獄此群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革也况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闊略細故豈復寃治以累太和應今日以前有涉此事狀者一切不問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歸美俗給事中胡宗愈奏中書省敕黃內有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之語臣愚竊以謂此二句於體未便欲望去此二句則盡善矣始鄧綰責滁州言者未已范

純仁勸太皇太后勿行太皇太后因欲下詔慰
存反側既而中輟及呂公著救賈種民太皇太
后復欲下詔公著以爲當然遂從之或謂公著
曰今除惡不盡將貽他日憂公著曰治道去太
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
新豈宜使自棄邪詔之未下也言事官交章論
其不可編長自蘇軾以策題事爲臺諫官所言
而言者多與程頤善軾頤既交惡其黨迭相攻
右司諫賈易獨建言請併逐二人又言呂陶黨助
軾兄弟而文彥博實主之語侵彥博及范純仁

太皇太后怒欲峻責易而呂公著言易所言頗
切直惟詆大臣爲太甚第不可復處諫列耳太
皇太后必欲責易呂公著曰不先逐臣易責命
不可行爭久之乃止罷諫職易遂自右司諫出
知懷州既退公著謂同列曰諸公所論得失未
足言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將有進導諛之
說以惑上心者當是之時正賴左右力爭不可
預使人主輕厭言者也於是呂大防劉摯王存
私相顧而嘆曰呂公仁者之勇乃至於此二年
正月詔以公著爲景靈安奉神宗御容禮儀使

綱年錄 卷之九
同日文彥博太師平章軍國重事

自河東節度使守
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路國公
落致仕

制曰師傳道之教訓先王所以迪厥官老成重於典
刑天下所以資其智迺瞻舊德時謂元勳謀合祖宗
之心名載罪彛之器申頒賚冊播告治朝具官文
彥博惇
大而清明方嚴而信厚出則秉乎旌鉞入則持我鈞
衡文武兼備其才險夷能致其力畢公之弼四世三
紀于茲傳說之總百官萬邦其義爵隆無富溢之累
名遂有身退之榮神明相其壽康人心想其風采是
用還之論道倚以經邦以帝者之師臣謀議廟堂之

上以天下之大老制馭夷狄之情庶幾有爲底于極
治陪敦多井申衍真封於戲呂望惟賢起佐文王之
治周公已老留爲孺子之師矧我耆英無愧前哲往
宣一德用格多盤

先是司馬光入爲門下侍郎首薦彥博而太皇
太后降中使宣諭光曰彥博名位已重又得人
心今天子幼冲恐其有震主之威且於輔相中
無處安排又已致仕難爲復起光於是不敢復
言及蔡確罷相以光爲左僕射光乃復言彥博
沈敏有謀略知國家治體能斷大事自仁宗以

來出將入相功效顯著天下所共知年踰八十
精力尚強若依今官制用之爲相以太師兼侍
中行僕射有何不可儻不欲以劇務煩老臣則
凡常程文書只委右僕射以下簽書發遣惟事
有難決者方就彥博咨稟在陛下臨時優禮爾
願急用之臣但以門下侍郎助彥博恐亦時有
小補奏入不許而給事中范純仁亦以彥博老
臣勸上召致之且言天下人心皆望陛下復仁
宗之政今彥博仁祖舊相又北京韓絳南京張
方平亦皆仁廟近臣同時而召所補尤大老成

難得歲月易失未幾韓續求避位皇太后始賜
光密詔欲除彥博太師兼侍中行右僕射事光
自以爲名禮未正不敢居彥博上詔光再議之
光執奏如初遂命入內內侍省押班梁從吉齎
詔召彥博肩輿赴院旣而御史中丞劉摯右正
言王覲俱上言彥博春秋高不可爲三省長官
左正言朱光庭亦三上章以爲彥博師臣不宜
煩以吏事若右相則呂公著韓維范純仁俱可
爲之上問司馬光光對若令彥博以正太師平
章軍國重事亦足尊老成矣又對以宜爲右相

者莫如著上以光言俱是而聽焉命遂下又詔
 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朝廷有大政令即與
 輔臣共議是日呂公著遂自門下侍郎為尚書
 右僕射丁未錄御史中丞劉摯言彥博雖老然忠
 厚敦大足以慰士大夫心其氣略足以彈壓強
 悍其威望足以鎮服夷狄欲望聖慈詔彥博以
 本官朝朔望遇有軍國大事特賜宣召詢以籌
 策不須以官政嬰之陛下所以尊禮尊舊德者
 至矣 四月辛亥河東節度使文彥博入對命
 其子貽慶扶掖上殿賜貽慶金紫章服五月壬

午詔太師平章軍國事文彥博已降旨令獨班
 起居自今赴經筵都堂凡同三省樞密院奏事
 並序官位在宰臣上二年四月詔太師平章軍
 國重事文彥博可自今後每十日一赴都堂議
 事仍一月一赴經筵彥博累章乞致仕故有是
 命並長編八月詔賜文彥博呂公著自後入朝凡
 有拜禮宜並特免彥博公著力辭公著步履艱
 難詔特許令男一人入殿扶掖彥博上章再辭
 免拜恩命詔允所請

五月丁巳朔韓維門下侍郎自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兼侍讀除

維字持國億第四子也維學術尤高不出仕用
大臣薦入館維初與王安石相友善治平間神
宗開穎邸○維爲記室參軍每講論經義上稱
善維必曰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上由
此大賢安石神宗遇維甚厚嘗與論天下事語
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
心神宗拱手稱善先是蔡確韓縝爲左右相章
惇知密院左正言朱光庭請退之而進三賢三
賢謂司馬光范純仁及維也其奏曰昨自朝廷
召門下侍郎司馬光天下翕然知所向矣宜更

進之宰輔以盡猷爲范純仁近已召爲侍講願
直進之宰輔俾與司馬光協濟庶務侍讀韓維
宜置之宥密臣願退三姦於外以清百辟進三
賢於內以替萬務則天下之風自茲始矣又曰

臣嘗論姦邪

則指

蔡確章惇韓縝爲之先論忠賢

則以司馬光范純仁韓維爲之先蔡確旣去乞
以司馬光補其闕韓縝旣去乞以范純仁補其
闕章惇旣去乞以韓維補其闕蓋此乃天下大
任惟天下大賢可以當之若蔡確之進本以滋
章獄事韓縝之進本以附會地界宜早行黜降

以幸天下既而蔡確請去詔未許而光庭又力
 勸上許之確尋罷相遂以司馬光為左僕射續
 又繼罷上乃出光庭三疏付光看詳光對以呂
 公著宜為右相維可門下侍郎上從光言遂有
 是命丁未錄元豐八年六月資政殿學士提舉崇
 福宮韓維知陳州維初赴臨闕庭太皇太后遣
 中使降手詔勞問維奏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
 高遠止在審人情而已云云於是起知陳州未
 行召赴闕遂留經筵七月資政殿學士韓維無
 侍讀仍提舉太一宮集禧觀使十月加資政

殿大學士仍依尚書例給廩俸以維先帝宮臣
 也是年拜門下侍郎王稱曰韓億不悅樞人以
 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大此盛德事也億有子
 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絳適於同維適於正續適
 於嚴嗚呼維其賢哉事畧

九月丙辰朔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

光自元祐元年閏二月拜相至是年九月薨于
 位為相纔半年光任政踰年而病居其半每欲
 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食晝夜賓客見其體
 羸曰諸葛孔明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

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
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旣
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
薨時年六十八謚文正贈太師溫國公皇太后
聞其喪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
禮成不賀明堂禮畢皆臨奠致哀賜一品禮服
以歛賻贈異常等輟視朝三日官其親族十人
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
葬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先是元豐
五年秋光得澁語疾因預作遺表極論新法之

害親書緘封置卧內曰死當以授范純仁范祖
禹使上之表論青苗免役錢保甲市易及种諤
薛向王韶李憲王中正之徒輕動干戈妄擾蠻
夷旣而疾愈元祐初遂身任天下之責至是病
甚尚諄諄所言俱朝廷天下之事旣沒京師民
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飯食必祝焉四方
俱遣人求之京師於是監察御史王巖叟以謂
光旣薨當果於去姦審於進賢以慰天下之心
卽日上疏論初光與范鎮相得歡甚曰吾與子
生同志死當同傳又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

誌其墓是以光之歿蘇軾狀光之行事以授鎮
鎮卽取以爲誌系之銘及鎮卒蘇軾誌其墓其
誌曰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
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
否足以榮辱天下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
錄丁未光在相位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
虜中者虜必問光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
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及卒京師之民
皆罷市往弔及葬四方來會者蓋數萬人哭之
如哭其私親 蘇軾嘗論光所以感人心動天

地者而蔽以一言曰誠上君子謂軾知言 軾
又嘗載光語晁補之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爲
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耳史臣曰傳所謂微之顯
誠之不可揜光實有焉御史中丞劉摯言伏見
左僕射司馬光薨逝朝野人情驚悲一詞皆曰
天乎不遺此一老以大濟我國家而奪之速此
何理也今光云亡下至播紳閭巷之人罔不爲
之哀歎而唯是姦邪之黨醜正惡直之徒頗已
相與有竊喜之意蓋小人從來鞅鞅不快於
新政日夜窺伺常幸有非意之變以冀善治之

不能成今其臆度以謂陛下既失光之助則前日求治之志必稍變懈遂可以乘便投隙熒惑而動搖此其所以喜今大本已定惟陛下益加之意終始如一而已廟堂之上必有如光之事朝廷者臣實懼陛下悼光之後謂誰助我者而意稍有間則邪謀陰計或起而乘之此臣之所私憂也今日之命相實繫天下之安危伏望陛下下謹考歷選得其人而任之以厭公議

已卯張璪罷中書侍郎

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知鄭州

制曰昔我神考收擢俊良寘于丞弼惟茲內史之重

實總萬機之繁朕方將圖任舊人與之裁成庶務乃者總章大享百辟在庭時惟重臣獨以病告不忍賢勞之久力求補外之安曲成其私勉徇所請具官名張璪臣之後風流具存儒術之英文史足用詳練政事究通物情樽俎可賴以折衝盤錯亟觀於游刃輟自西臺之要付以新鄭之雄加秘殿之隆名兼進秩之異數使郡縣識朝廷之意而官吏知卿相之賢表帥四方朕尚有賴

璪自元豐四年二月除叅知政事五年五月官制行除中書侍郎是年九月罷知鄭州從其請

也執政四年餘先是諫官王覲孫升王巖叟蘇
 轍劉摯累章疏噪姦邪請出之上欲退之以禮
 章疏不肯下覲等論之不肯已左司諫王巖叟
 之言曰按噪奴事安石死交惠卿羽翼王珪之
 佞唱和章惇以倚其內疆陰結誠一以資其外
 援云初簾中宣諭岩叟曰明堂大禮後噪必
 退至是明堂禮成引疾請外遂有是命時臺諫
 彈章交上凡十數噪乃請外竟從優禮罷云十
 月詔資政殿學士知鄭州張璪不許辭免明堂
 大禮支賜璪為中書侍郎以疾在告禮畢執政

官例有賜不與祭者當罷故特給之

十一月戊午劉摯尚書右丞自試御史中丞遷中大夫除

呂大防中書侍郎自中大夫尚書左丞除

摯尚書右丞制曰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為丞相

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昔我仁祖優養正

士開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獲

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寂寞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

追懷先正選建忠賢寒謬之聲庶幾前烈具官劉摯蚤以

御史祗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

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聞白簡

之言風聲凜然國是以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
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
易以義持已實難爾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
事之効

大防中書侍郎制曰用人先於求舊爲政莫如守成
朕若稽祖宗之遠猷祇敬神考之近事網羅遺放而
獎任勳舊崇尚寬簡而慎守典刑茲予一時股肱之
臣率先三朝髦雋之選圖任之意炳然可知具官呂

器宇博深才智強敏蚤遇英祖亟聞直諫之言中事
裕陵不改忠誠之節翱翔外服所臨有聲綜轄中臺

百務咸舉甚和而理處劇不煩朕方欲力行忠厚而
患其末流之墮媮追復賦役而惡下吏之侵擾思與
在位同協厥中徃二西臺之隆益敦大政之本朕旣
開懷以用善爾亦誠意以報予其克一心同底于道

摯字莘老渤海人禮部奏名第一遂中甲科自

張璪罷中書侍郎久未補人呂公著言呂大防

忠實可任大事退而上奏曰檢會官制以前中

書宰臣二員參知政事二員今雖分三省事多

同呈然機務之本並在中書臣多病早衰難以

獨當繁務伏望早賜選差中書一員庶不致瘵

曠上又以手札問公著曰卿前日言劉摯可作
執政緣未曾作尚書恐無此體例欲且除尚書
公著奏曰國朝自中丞入二府者如賈昌朝張
昇趙槩馮京等例甚多近年蔡確不曾歷直學
士以上職自權中丞除參知政事又章獻垂簾
初聞姜遵勁直自諫議大夫權樞密副使當時
謂之姜擦子兼新定官制御史中丞在樞密直
學士諸行侍郎之上摯遂自中丞入輔公著又
因奏言此後有孫覺李常胡宗愈皆可用上深
以爲然覺常竟不至執政而卒

元祐二年 丁卯

四月戊申李清臣罷尚書左丞

自通議大夫授資政殿學士知河陽

制曰朕惟先朝政事之臣與聞玉几之言嘗奉橋山之禮助我致孝行將三年出納萬微日以詳練而乃

杭章自乞誠意確然屢却不回執志莫奪止足之懼

崑勉而從

具官李清臣

博學洽聞蚤與直言之對高文密

議中陪禁苑之遊自登丞弼之司益著忠勤之効勸
於機事力請近藩雖大臣體國不以中外爲心而朝
廷任人常敦始終之分三城重地少假賢勞祕殿隆
名益旌舊德尚懷眷予之厚入告謀猷之嘉惠安小

民推廣予意

清臣自元豐六年八月除尚書右丞元祐元年

閏二月除尚書左丞是年五月罷執政二年餘

時御史中丞傅堯俞等言清臣資材闕茸性

行儉邪聞每至都堂會議但飽食危坐若醉若

是時朝廷更用大臣清臣亦累表乞補外遂有

是命元祐六年閏八月執政會議都堂呂大防

劉摯欲以李清臣為吏部尚書王巖叟曰必有

議論摯曰前執政為尚書有何議論給事中范

祖禹封還除命曰臣觀清臣所為韓琦生則附

之死則背之韓絳成則隨之敗則毀之進退反

覆無非為利既召而使之將有復用之勢失天

下之望清臣除吏書之命卒罷八年四月資政

殿學士知未興軍李清臣為吏部尚書五月新

除吏部尚書李清臣知真定府以權給事中姚

勛論清臣不當召用故也六月知真定府李清

臣復為吏部尚書

五月丁卯劉摯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守尚書右丞除

王存尚書右丞自守兵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累遷修起居注乞復唐

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神宗躡其言故
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
存因對及之卽詔左右史許直前奏事自存始
也至是拜尚書右丞

六月辛丑安燾知樞密院事

自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除

七月壬戌韓維罷門下侍郎

自正議大夫初罷守本官分司南京改授資政

致大學士知鄧州

制曰朕承祖宗之丕業訪求黎老與共國事矧復裕
陵藩邸之舊艾兄世臣之餘民望所依朕何敢後然
而華髮在御有賢勞之嗟旅力旣愆以出守爲樂進

退之際禮義存焉

具官韓維

頃以耆艾恬於燕閒召賓邇

英賴其勸講之助擢居黃闥付以議論之權任寄方

深歲月未幾惟廊廟有日昃之務而方州存卧治之

風眷南陽之大邦本故鄉之近地乃還舊職以示洪

恩尚俾中外之臣知予終始之意思永終譽克綏

維自元祐元年五月除門下侍郎是年七月罷

執政踰一年先是維與刑部侍郎范百祿爭議

刑名因指陳百祿所爲不正而諫官呂陶復論

維專權用事類多除用親戚遂有是命同知樞

密院范純仁上奏願留之疏入不報而中書舍

人曾肇亦繳還詞頭詔曾肇令依前降指揮肇
奏如初於是送以次舍人行下其後給事中兼
侍講范祖禹請復召維於經筵不報錄下未八月
新知鄧州韓維改知汝州維解機政出守而其
兄絳言其病悴請汝州以便醫故有是命 初
維嘗面奏范百禄非理十餘事上以為讒罷守
本官分司南京右僕射吕公著即上疏極論五
六十年來執政大臣不曾有此降黜若大臣倉
卒被罪則小臣何以可保遂詔韓維除資政殿
大學士知鄧州然猶用前書詞同知樞密院范

純仁因言維公忠篤實稟於天性議論賞罰據
理直前盡心國家不避嫌謗可謂股肱之良若
以小過去之是使姦人得計恐非天下之福不
報一日公著於便殿復論責韓維事乞改詞頭
乃詔中書省韓維告詞宜作均勞佚意舍人蘇
軾實為之韓維告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加太子
少師

元祐三年 戊辰

四月辛巳右僕射吕公著加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自

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除

制曰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選衆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舉智仁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號具官呂公著訏謨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為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叙維乃烈考相于昭陵蓋清淨以臨民亦勞讓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賓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追於前列作召公考固無異於象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機之煩是用遷平土之司釋文昌之任毋廢議論時游廟堂於戲大事雖咨於房喬非如晦莫

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罔俾斯

人專美唐世

仍今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公著以年老數辭位太皇太后實封御札付呂

大防曰今皇帝冲幼正要宿德大臣輔佐公著

乃有平章之命詔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因

赴都堂議軍國事出省毋拘時常行文書免簽

書別建府第許執政往議事公著進拜三公平

章軍國及月赴經筵位亞次太師文彥博仍與

呂大防范純仁並命公著大防純仁制詞蘇軾

所草也草制之夕上謂翰林學士蘇軾曰呂僕

射以疾求去不欲煩以事故以三公留之軾奉
詔退而草制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
而二人出公著家議者榮之父夷簡公著乞免冊

禮詔從之舊制將相皆以階官守三師或三公

元豐改官制文彥博嘗以河東節度使守太師

王安石以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元祐初彥博

罷節度使入為平章軍國事即去守字及公著

為司空學士院草制誤存守字是日三省被旨

帖麻改正詔公著俸賜依丞相例唐故事雖三公亦必冠以

文散階若曰守司徒司空之類本朝因之元豐官制三公三師與諸大夫均為寄祿官不復有

階然猶存守字去守字自彥博始

三省樞密院以軍國事自當聞呂公著者定為

令凡與三省同行者一曰應差除并責降叙復

等其目十有二其與逐省同施行者一曰省曹

寺監所上事其目十有二其與樞密院同施行

者一曰降授差移管軍三路副都總管以下其

目十有四初以太師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其

所預事目曰除前執政尚書節度使翰林學士

御史中丞曰除邊帥開封留都知府曰大典禮

曰赦宥曰要切邊事曰軍馬河防措置事及公

著平章乃去重事前此所未有也詔軍國重事及非常程事并臨時合與三省同議取旨並關

預簽書

同日呂大防左僕射

自中書侍郎除太中大
夫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范純仁右僕射

自同知樞密院除太中大
夫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大防左僕射制曰朕聞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
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
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勲當時安榮後世稱頌
予欲清心而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天維顛思將啓
太平之運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

一德咨爾百辟明聽朕言

具官呂大防

造道醇深受才宏

毅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
二之動久踐右闈蔚為名臣宜升左輔之崇兼總東
臺之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興時眷責弥重於
戲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崔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
而致裴垵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惟公乃心何
遠之有

純仁右僕射制曰朕唯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為輕
重若根本疆固則精神折衝故為呂臣奉已而不在
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

為之寢謀朕恩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為而自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具官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覽觀仁祖之遺迹未懷慶曆之元臣疆諫不忘嘉臧孫之有後戎公是似命召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夷以汝為偃兵之姚宋予欲安於百姓以汝為息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

一 大防純仁既並命大防辭不敢當三上表俱不

許純仁亦曰樞筦之任已不勝責今復位宰弼實無以堪堅辭至六七亦不許然後就職○初神宗崩程顥詔至洛時顥責汝州酒稅偶以檄來舉哀於府治既罷韓宗師曰今日之事何如顥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宗師曰二公今作相當何如顥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顥曰元豐大臣俱嗜利者若使自變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既而光公著並相純仁所見與顥同故蔡確貶新州純仁獨以為不可至謂大

防曰公若重開此路吾輩將不免矣純仁竟罷去使純仁不罷顯不死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

丁未錄

大防爲相用

人各盡其能不事邊功而天下臻于富庶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丁度對仁宗言祖宗家法大防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

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閣圖有昭儀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與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與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之力哉亦欲涉歷廣廷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

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唯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虐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哲宗甚然之五年六月時宰相呂大防與中書侍郎劉摯建言欲引用元豐舊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太皇太后頗惑之御史中丞蘇轍言竊以

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歛之怨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唯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猶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退復上疏言之疏奏太皇太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宣諭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宰執從而和之以此兼用邪正之說始衰轍復上疏言之

編長六年三月庚申朔御邇英閣宰相呂大防奏
曰仁宗所書三十六事禁中有否上曰有大防
請令圖寫置座隅以備觀覽從之八年十二月
左僕射呂大防言乞做唐六典委官置局修成
官制一書以為國朝大典仍乞令修史院官兼
領從之四年二月大防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錄
六年三月實錄成除右通議大夫七年兼修神

宗皇帝正史

壬午孫固門下侍郎自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兼侍讀除

劉摯中書侍郎自中大夫守尚書右丞除

王存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胡宗愈尚書右丞自試御史中丞遷中大夫除

宗愈字完夫宿弟之子也舉進士甲科世父宿
罷樞密副使出守杭州陛辭之日真宗問子弟
誰可繼卿者以宗愈對除集賢校理先是胡宗
愈初除尚書右丞左司諫韓川右正言劉安世
同對延和殿上問近日差除如何川等對以朝
廷用人俱協輿望唯是胡宗愈公論以為不當
上宣諭且令試其所高安世曰宗愈頃在先朝
實有可取但自為中丞以後夙譽頓減一向姦

續金鑑 卷之九
佞以希大用忽聞除目衆咸驚愕蓋執政之臣
陛下所與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豈是試人之地
上雖以安世言爲然而重廢已行之命於是諫
官御史彈疏交上唯有諫議大夫王覲指切大
臣尤甚上怒於是太師文彥博司空呂公著左
僕射范純仁同救解之純仁雖力救解而罪覲
之意堅不可回於是胡宗愈亦密疏乞上優容
之又不聽覲卒有知潤州之命覲既貶宗愈亦
卧家求罷有詔不許

同日趙瞻簽書樞密院事

自中散大夫試戶部侍郎
遷樞密直學士除

瞻字大觀鳳翔盩厔人初御批以知延州趙卨
爲樞密直學士同知樞密院公著大防純仁因
告免對罷別批云延和進呈遂以瞻代卨卒莫
詳其故云長編

元祐四年巳巳

一月甲辰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卒

公著自元祐元年四月拜相三年四月除司空

同平章軍國事是年四月卒于位在相位三公

著寢以病告不能朝遂卒其家以遺表聞明日
執政奏事延和殿太皇太后泣曰邦國不幸司

馬相薨司空復逝痛憫久之上亦悲感薨時年七十二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上輟朝三日乘輿臨奠成服苑中敕有司治喪事御書神道純誠厚德之碑本朝韓呂氏皆以相業世其家從祖蒙正相太宗謚曰文穆父夷簡相仁宗謚曰文靖一族之中爲宰相者三人而公父子又皆以三公平章軍國夷簡尤器公著曰他日必至公輔然夷簡善任智而公著則持正以成天下之務賢於父遠矣公著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致誠不事

表襮其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相參覈以待上求神宗嘗謂執政曰呂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爲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也

二月己卯胡宗愈罷尚書右丞

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

宗愈以元祐三年四月除尚書右丞是年三月罷執政僅一年先是諫議大夫王覲疏宗愈自爲御史中丞論事建言多出私意與蘇軾孔文

仲各以親舊相爲比周力排不附已者而深結其同於已者操心頗僻如此豈可以爲執政大臣覲紕守潤州而言者不止右正言劉安世前後二十次論奏乞行罷免於是尚書右丞胡宗愈上表乞罷政詔荅曰朕開獎言路通求下情雖許風聞猶當核實豈以無根之語輕搖輔政之臣朕方御衆以寬退人以禮加之美職付以大邦朕旣無負於聽言卿亦何嫌而避位祇服乃事毋自爲疑蘇軾之詞也

六月甲辰范純仁罷右僕射

自太中大夫爲觀文殿學士

依前官

穎昌府

王存罷尚書左丞

自中大夫爲端明殿學士知蔡州

純仁罷右相制曰百揆居中所以和庶政九牧在外

所以阜兆民雖出入之勢有殊而始終之恩無間式

孚厥命其告諸朝

具官范純仁

仁總天常道躋民極顯寘

朝廷之上並收文武之長越進陪於萬樞遂升正於

三事趙公入相歎先父之遺忠韋氏繼侯嗟後人之

愈畏方倚成而熙績遽引疾以退身言雖重違禮寔

增厚加殿中之近職畀寰內之大州斯崇寵名益懋

恩數於戲九德咸事無曠官而代天工四國于蕃有

良翰而周邦喜位尊者報亦重志深者用彌堅勉迪爾猷往宣于治

純仁自元祐三年四月拜相至是年六月罷在相位僅踰一年存自元祐二年五月除尚書左丞是年六月罷執政凡二年蔡確以詩得罪存與宰相范純仁留身簾前合力固爭以為不可貶確又謂不宜置之死地既而確再貶新州存與純仁皆罷去拜罷錄先是知漢陽軍吳處厚上前宰相蔡確知安州日所為詩以為有謗訕語言者交疏其罪執政頗是其說純仁與左丞王

存獨以為不可固爭之六月庚子朔范純仁王存並出居于外上章乞罷皆留中不出亦不批荅亦不封還亦不遣使宣押甲辰宣制范純仁知潁昌府王存知蔡州朝廷既貶蔡確或勸純仁引去獨明已之力盡純仁曰我方慕古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安能楚楚自見邪言者果劾奏純仁及存遂俱罷存在熙寧中論事純仁固已推之及同執政意趣又多合然純仁嘗建議罷教畿內保甲存獨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為國家根本長久之計且先帝

不憚艱難而爲之旣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
論者亦稱其不苟相比云純仁及存旣罷劉摯
爲王巖叟道簾前奏對語曰太皇太后謂純仁
差錯久矣初以其有大名又司馬光甚重之遂
用之不意其如此也蓋止得虛名耳太皇太后
又曰諫官言純仁黨確則恐不然但所見偏謬
耳又曰王存殊無執守前日爲范純仁所目便
留身同救蔡確大防等曰王存在省中諷臣臣
不敢聽其言而純仁納之太后曰純仁用過其
量故至此六年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太

天知河南府范純仁言昨以禦戎失策累章待
罪蒙恩罷帥移知河南府切恐未厭公議望再
行黜責詔范純仁降中大夫初議落職嫌太重
欲止降官又以故事宰相必帶諫議大夫官制
爲太中大夫今降中大夫或疑之旣而以純仁
外任遂有是詔八年正月詔自降授中大夫復
太中大夫六年閏八月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王
存爲吏部尚書元祐七年八月除知大名府存
自揚州召入爲吏部尚書纔暮歲時在廷朋黨
之論浸熾存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不察則

濫及善人東漢黨錮之獄是也由是復與任事者不合求補外除大名辭之改杭州存累請老皆不許復連章告歸尚不許存請益堅得提舉江寧府崇禧觀請不已而言者論存於元祐初嘗附會請歸西戎故地紹聖四年二月遂許存以正議大夫依前職致仕其蔭補恩止與一名建中靖國元年七月降授通議大夫致仕王存卒上輟視朝贈存左銀青光祿大夫

丙午韓忠彥尚書左丞

自樞密直學士戶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許將尚書右丞

自翰林學士遷中大夫除

趙瞻同知樞密院事

自樞密直學士兼書樞密院事遷中大夫除

將字冲元福州閩縣人舉進士第一忠彥字師

朴琦之長子也

七月庚辰安燾罷知樞密院事

以母喪去位

燾自元豐六年閏六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是

年六月丁母憂在樞府凡七年九月有詔起復

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燾固請終喪許之燾既

除喪執政檢舉進呂大防曰據理當還舊職又

緣有趙君錫賈易兩章論列太皇太后難之王

巖叟曰若還舊職必致人言大防因請除鄆州

詔可六年閏八月遂除燾為右正議大夫觀文
殿學士知鄆州燾尋以父老辭改知鄭州大觀
二年六月己丑太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安
燾卒

十一月癸未孫固知樞密院事自門下侍郎遷光祿大夫除

劉摯門下侍郎自中大夫守中書侍郎除

傅堯俞中書侍郎自試吏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五年八月丙申詔門下侍郎劉摯累奏乞外
已降詔不允殿中試御史楊康國奏摯高材遠
識公正不倚有以大過人者自侍御史再遷為

執政三四年間徧歷三省公望益隆不可輕聽
其去戊戌門下侍郎劉摯復位視事如故摯之
任中書侍郎初以吏額房事與左僕射呂大防
議稍不合已而摯遷門下侍郎及臺諫共攻大
防大防稱疾不出摯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
曰此由被憾者鼓怨言路風聞過實不足深遂
大防他日語人曰使上意曉然不疑劉門下之
力居多然而士大夫趨利者交鬪其間謂大防
與摯因是有隙於是造為朋黨之論摯語大防
曰吾曹深知無它然外論如此非朝廷所宜有

欲少引避大防曰行亦有請矣七月庚寅奏事
畢摯獨留奏願賜骸骨既退連上章出就外第
期必得請上遣中使召摯入對太皇太后諭曰
侍郎未得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
趣入視事摯不得已受命未幾大防辭位不許
及摯遷右僕射與大防同列未滿歲言者爭詆
摯尋罷朋黨之論遂不可改其本盖自吏額始
編六年正月癸未呂大防移疾太皇太后遣陳
衍至尚書省問劉摯人材可進用者摯具以六
七人對蘇轍王岩叟在焉四月戶部員外郎楊

畏爲殿中侍御史從中丞趙君錫舉也王巖叟
移簡詰劉摯摯不從或曰畏初善摯後呂大防
亦善之時大防與摯各有異意皆欲得畏爲助
君錫薦畏實摯風旨也然畏卒助大防攻摯云
云編長堯俞字欽之鄆州項城人十歲能爲文未
冠舉進士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九終



